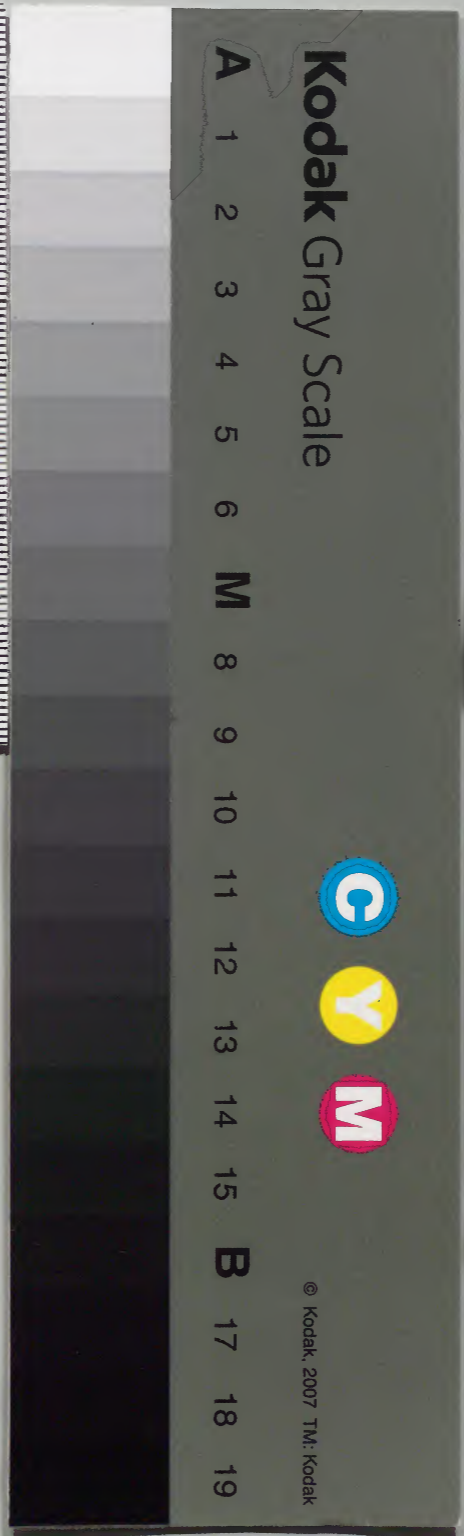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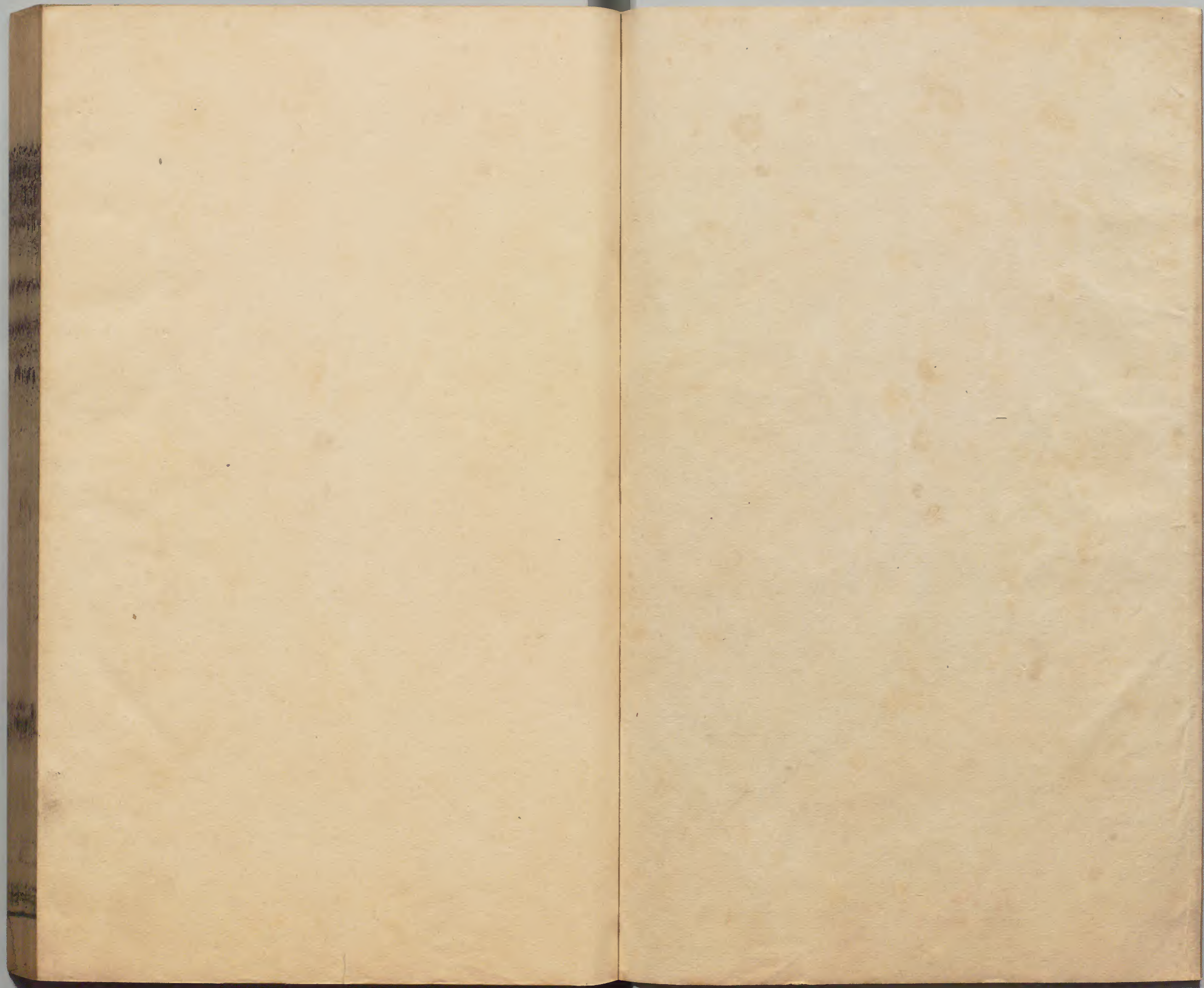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正編 四十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61)	
函號	80	6 1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二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丁酉唐中宗嗣聖十四年
盡癸丑唐玄宗開元元年

凡十七年

丁酉十四年

周武氏神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質實

房州

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房陵

○三月周總管王孝傑與契

丹戰敗死武攸宜不敢進

質實

契丹東胡種名注見晉安帝義

熙二年 ○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士氣

可恨

突厥默啜請為其女求婚，太后遣閭知微田歸道冊拜默啜為遷善可汗，知微見默啜舞蹈，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遣。初唐處突厥降者於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姚壽楊再思請給之。鳳閣侍郎李嶠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壽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啜由是益彊，歸道得還，與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知微以為和親必質實。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

後主景耀四年，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豐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勝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九年，靈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朔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代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李嶠贊皇人，楊再思鄭州人，單于夷狄君長號，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四月周鑄九鼎成

九鼎成，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千餘斤，令宰相諸王帥宿衛兵十餘萬人，自玄武門曳

入

質實

九鼎注見周慎觀王五年豫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書法

三年書鑄大儀矣八年書鑄天樞矣於是復書鑄九鼎焉終綱目書鑄六

詳新莽天鳳四年而后居其三亦泰甚矣哉

周以王及善為內史

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留為內史

質實

王及善邯鄲人滑州

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六月周殺其右

司郎中喬知之

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

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集覽

綠珠晉石崇有妓妾名綠珠孫秀求之弗得乃

勸趙王倫誅崇綠珠遂自投于樓下死之

質實

羅告注見嗣聖九年

發明

喬知之族誅而綱目止以殺書者何哉知之溺一愛妾遂至淪陷其族故綱目未減偽周之罪蓋怨周所以惡喬也其旨微矣

周來俊臣伏誅

此賊萬死莫贖

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

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

司故稱 **質實** 石勒武鄉人有豪志，因晉亂起北牙，兵割據都襄國，自稱趙王，不逞。

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棄市。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書法 武氏殺人多矣，自永徽書房遺愛以

多非罪也。於是始書來俊臣後書闡知微俊臣誣陷善人，知微受虜，偽號皆大罪人

也。故特書誅。

發明

武氏殺人多矣獨俊臣死得其罪故昭德與俊臣同死綱目何以畧而不書曰武氏亂唐大夫士稍知愛重者必有以自處其身奚至駢首受戮故綱目於武氏殺戮之事或書或不書其書之者所以著武氏之惡其不書者所以示不滿時人之意此固書法之深旨君子所當加察者也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冀州懼而南遁契丹遂屠趙州孫萬榮於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啜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

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衆降於突厥

質實

趙州注見漢景帝三

年趙國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柳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周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周遣武懿宗等

安撫河北

武攸宜自幽州凱旋制以契丹初平命武懿宗婁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

以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誣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曰。此皆脇從。請悉原之。**質實**王求禮許州人。註誤。注太后從之。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

天啓聖心。與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太后復召**質實**羅織。注見景龍元年。陛下為肅政中丞。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仁傑上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畧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今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家盡兼之矣。若復邀功絕域。不務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西戍四鎮。東戍安

進

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昨貞觀中，克平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斛瑟羅，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如此數年，可使三虜不擊而服矣。時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為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

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并瀘南諸鎮一切廢省，置關瀘北，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那氏嗣聖三年太后質實傳麻姑為王方平

言自接待以來見滄海三為桑田又注見漢光武建武七年流沙河名注見漢元帝初元

三年五嶺注見秦始皇三十五年四鎮注見德宗建中二年安東鎮名注見漢武帝元封

二年朝鮮飢饉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推亡固存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高氏絕國高

氏謂高瓊之後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張柬之襄陽人斥候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

唐中宗嗣聖十四年

正編

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一統志云
 姚州本滇國地漢初為弄棟縣屬益州郡東
 漢改為楛棟縣蜀漢屬雲南郡唐麟德初置
 姚州都督府以其民多姓姚故名天寶中南
 詔蒙氏改為弄棟府宋時段氏改為姚州元
 立統矢千戶所至元中復改置姚州屬大理
 路天曆間陞為姚安路本朝初改路為府
 後又改姚安軍民府隸雲南道瀘北瀘水之
 北注見漢後主建興
 五年瀘南注亦同上

書法

仁傑進用列書周以恒辭也此其不
 書周何仁傑心乎唐者也自仁傑相
 而中宗始有詣行宮之名綱目於其始相
 特不書周所以表其為唐也故終太后之

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惟張柬之
 同平章事不書周皆心乎唐者也他日帝
 既在東都周之復為唐已決則
 書周以狄仁傑兼納言無嫌矣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員外
 官數千人

戊十五年

周武氏聖
 元年

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
 太后曰太宗擲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
 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

從容二字
 是梁公善
 事武后處
 天下敗于
 激烈者多
 矣

時唐祚不絕如縷微狄梁公房州之駕不返矣

與二張謀此亦挽回聽從之一機觀後日當分之言項之心亦不可盡沒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三
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

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胡氏曰。歸廬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頊為二張謀。后意乃定。然則頊功為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人臣建策効計。當原其心。誠為國邪。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况狄公之請已在。前乎。有監有丞及主簿錄事等監三品。嗣聖

集覽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三 唐中興嗣聖十五年 正編

十七年改櫛風沐雨注見周世宗顯德為奉宸府質實五年從容注見漢宣帝地節

三年鸚鵡鳥名注見太宗貞觀五年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

二年

書法

前書築神都外城矣此其復稱東都何正名也神都武氏所改既書周則雖書神都可也今帝既還反正有日黜偽號而復舊名所以正始也一字之謹嚴如此

哉

發明

綱目之於褒貶有坦然明白者有微詞奧義寓於其中者武氏未改國號

以前凡用人皆書太后自改號後皆書周然去年狄仁傑同平章事獨不書周何也蓋廬陵之歸自仁傑為相之後從容進說切而不迫卒能感悟武氏遂有復還唐社稷之意故綱目於此先書以仁傑平章事不繫之周則明其本志為唐非武氏得而臣之繼書帝還東都字於其下則見復唐之績原於仁傑為相之後此其微詞奧義寓於其中要在後人深求而得之者也不然仁傑他時進用皆書曰周何獨於此而不書周哉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媯檀等州

夷狄反有
十氣

抗言呵斥
武氏快絕

安民

初太后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人突厥
 納默啜女為妻復遣閹知微齎金帛巨億以
 送之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
 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刺合州延秀
 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
 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
 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以知微
 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媯
 檀等州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器行濫
 帛疎惡且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
 門戶不敵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
 耳河北諸州聞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敬
 暉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
 獲而事城郭乎罷使歸田百姓大悅

集覽

行器

濫器物不牢而濫惡也先曾給與農器三千
 事今故云唐韓琬傳器不行窳音義曰不牢
 曰行苦

質實 淮陽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元
 惡曰窳 年真陽合州注見漢光武建武
 十一年墊江媯檀等州媯注見晉懷帝永嘉
 五年廣寧檀本秦漢時漁陽郡地後魏置密
 雲郡領白檀要陽密雲三縣兼置安州北齊
 廢郡以二縣併入密雲縣後周改安州曰玄
 州隋初置檀州後改為安樂郡唐初復置檀
 州遼為武威軍宋號橫山郡金復改檀州元
 仍舊 本朝初改為密雲 絲屬順天府衛州
 注見秦莊襄王三年汲敬暉絳州平陽人可
 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金湯非粟不守注見太宗貞觀十七年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

集覽

足繼祁奚左傳襄三年晉中軍尉祁奚請

老晉侯問嗣焉祁奚舉其子祁午以自代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立其子不為比今狄仁傑舉其子光嗣而稱職足可繼祁奚不比之美矣參朮本草人參味甘微寒微温丹

參沙參皆味苦微寒苦參味苦寒玄參味苦鹹微寒爾雅朮山薊注朮一名山薊今朮似

薊而生山中白朮味苦甘温蒼朮味苦甘

質實

一統志云祁奚晉人悼公時為中軍

尉請老公問代之者稱解狐其讐也狐卒又問對曰臣之子午也可羊舌職死公問就可代之者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奚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平公立起奚為公族大夫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

周以武攸寧同三品○九月突厥陷趙州周刺

史高叡死之

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詣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虜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

集覽

唐般若唐姓也

名般若若般

質實

翻城猶言踰城也

書法

許欽明不書周不以周之臣累之也高叡以死節書其過欽明多矣書曰

周刺史何帝在東都則周之為唐決矣雖書周無嫌也

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

之以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

質實

趙定二州名趙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
中山

書法

皇太子書立恒也未有書以者書以爲皇太子何帝矣而爲太子非所以

也故不從恒辭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集覽

摸稜摸捺捫搯也稜盧登反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僉載曰味道爲相或問其

變和之道無答但以手摸牀稜

冬十月周以武懿宗武攸歸領屯兵○周以狄

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曰邊塵蹙起不足爲憂中土

不安此爲大事諸爲突厥契丹脇從之人皆是計逼情危且圖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

草行罪之則衆情恐懼怨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

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

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胡氏曰陳子昂諫說武氏其論亦美而或

者譏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也狄公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事同

賢能 安民

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懇懇恐百姓虛弊根本動搖質實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為唐計耳

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周閻知微伏誅以田

歸道為夏官侍郎

默啜縱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集覽磔陟陌反裂也裂其支體而殺之親委集覽史記磔作砑正義音貯格反索隱曰砑與磔同質實天津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古今字異耳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王質實

相州名注見漢元帝建昭

二年魏郡

書法旦嘗為皇嗣矣於是廢之則不書廢何不予武氏之立之也故旦終始書

豫王自皇帝廢為皇嗣書以自皇嗣廢為相王亦書以

○周置控鶴監

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薛稷員半千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請罷集覽員半千員王問反姓也各半千質實迥

秀涇陽人大亮族孫薛稷汾陰人道衡曾孫
員半千齊州全郎人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

二年

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周貶宗楚客

為播州司馬

質實

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牂牁

巳十六年

質實 武氏聖曆二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二月

周遣使禱少室山

太后不豫遣給事中間朝隱禱少室山朝隱
自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厚

賞

集覽

犧牲祭天地宗廟之牲曰犧卜得吉
曰牲記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

也左傳僖三十一年牛卜曰曰
牲注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

質實

不豫猶言不安

也少室山注見嗣
聖十二年嵩山

吐蕃贊婆弓仁降周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
事皆有勇畧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
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
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
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殺其親黨二千餘人
欽陵自殺贊婆率所部千餘人欽陵子弓仁

以所統七〔集覽〕贊婆欽陵長弟名論巖巖名也論注見嗣聖十七年〔質〕于帳來降

〔吐蕃〕西羌屬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書法〕突厥默啜遣使請降不書周不為周降也此其書降周何帝在東宮則周

之為唐也決矣雖書降周無嫌也

帝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

太后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於

明堂銘〔集覽〕太子相王太子謂中宗也相王之鐵券〔鐵券〕漢書高祖與功

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注謂以鐵鑄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曰帝

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質實〕明堂注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質實〕漢武帝建

元元年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為言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太后不許以為左相罷政事

周納言婁師德卒 **考證** 當分註謚曰貞○謹按

皆偽官也。然能引薦忠賢，卒成匡復之功者，惟狄仁傑一人耳。然而薦仁傑者，婁師德也。况師德寬厚清慎，盛德長者，卒謚曰貞，非虛美之稱。故當註其謚云。

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

兩人俱有妙用深心

織紛紜，師德又為將相，獨能**質實**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隴右注見漢**

靈帝中平三年

周以武三思為內史○河溢

漂千餘家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人

太后稱制以來，學校殆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原宥。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

進至如仁傑元忠枉遭按鞠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臣恐曩之負冤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冥欣歡和氣感通矣不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為稍寬承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集覽魚反字本時為萊蕪令太后召使代之作菹醢菜也醢肉醬也前漢刑法志菹其骨肉於市注菹謂醢也戰國策不避菹醢之誅注高誘曰言判斷之如此耳**質實**思謙之子一統

志云萊蕪漢之縣名屬泰山郡本春秋時夾谷地魏移治羸縣隋屬魯郡唐屬淄州尋省入博城縣後復置屬兗州宋初因之後又置萊蕪監金廢監以縣屬泰安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濟南府

突厥默啜以其子匭俱為小可汗

默啜立其弟咄悉匭為右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為左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匭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

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國尉

聽其言何異虎狼

太后以頊有幹畧以爲同平章事委以腹心
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
辯口懿宗短小偃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
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
詎可倚耶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
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
逸無能馭者朕爲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
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槌三匕首鞭之不服則
搥其首搥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
今日卿豈足汗朕匕首邪頊皇恐謝諸武因
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曰得召見涕
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問之頊
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
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

白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
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
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集覽

魁岸雄傑貌前漢江

充爲人魁岸注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
之形偃僂偃於武反背曲也僂力矩反疋也
廣韻注偃僂不伸也莊子一命而偃再命
而僂林希逸口義云偃背曲也僂腰曲也
實一統志云安固晉之縣名屬臨海郡太康
初析置始陽縣尋改曰橫陽隋省之唐復
置安固縣乾元中改爲平陽縣宋因之元陞
爲州本朝初復改爲縣屬温州府爭趙州
之功事在嗣聖十四年然業已
如是業已注見漢王邦元年

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罷

太后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
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忤旨
遂罷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
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臨終悉焚其藁曰
吾於人多陰德質實陸元方蘇州吳
子孫其未衰乎質實縣人餘慶從子

周以狄仁傑為內史

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塋舍利太
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
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
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

吾直臣
之氣

質實

一統志云三陽宮在河南府登
封縣唐聖曆中所建舍利釋氏

要錄阿育王造釋迦真身舍利塔注釋迦佛
既化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
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阿育王造塔
以藏之萬乘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庚

十七年

周武氏

春正月帝在東宮○夏五

月朔日食○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太后改控鶴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
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朝譖又命
易之昌宗與李嶠等脩三教珠英於內殿以
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

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銜求入供奉，醜慢無耻，臣職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

集覽 三教珠英書集名，王子晉注見晉官。穆帝升平三年，周太子晉，媒銜說文媒，謀也。謀合二姓，銜自矜也。

質實 朱敬則，亳州人。銜音縣，廣韻注自銜，鬻自媒也。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縹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陣如鶻入鳥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救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獻俘含樞殿，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集覽 縹索注見嗣聖十三年飛索以縹



質實

獻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俘馘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於洪源

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唐休璟與戰於洪源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請為諸君破之乃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

集覽

諸論

王崇曰吐蕃之俗不言姓其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

質實

隴右注見秦王政三

年隴西涼州注見景龍二年

周造大像

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集覽 伽藍伽求迦反梵語僧伽藍摩或曰僧伽羅摩猶中華言眾園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或云毘阿羅此云遊止處也釋氏要覽刹音與察同梵語刹中華言竿即幡柱也增韻注僧寺也緇衣緇帛黑也浮屠所服袈裟壞

色衣也

質實

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書法

先是嘗作大像貯天堂矣天堂既火於是復造前作大像不書此其書何

為仁傑之諫書也後書復作為李嶠之諫書也綱目嘉二子故書罷役亦書之終綱

目書作大像三丁未年魏主宏是年周武氏二十一年再書

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考異

此誤

考證

當去文惠

二字分註謚文惠。謹按狄仁傑仕偽周為內史曲盡忠誠迎中宗還宮授討五王反正唐室卒于周贈文昌右相睿宗贈司空玄宗追封梁公綱目書曰司空梁公狄仁傑卒凡綱目書武

能使武后敬重曲從大難

后時事事各冠以周號雖如婁師德卒猶不免也獨仁傑不加周號者明其心在唐室不曰文昌右相而曰司空梁公明其忠於唐室褒之也褒之所以示勸也綱目平易中有精深處故曰非朱子其誰能修之

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嘗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二 唐中宗嗣聖十七年 正編

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質實

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州桓彥範丹陽人

大州莫詳沿革或謂敬暉前爲衛州刺史疑大當作衛未知是否明者察之梁郡名注見

宋順帝昇平三年

書法

仁傑自帝還東都以來拜官書周已屢矣無嫌也其卒也復不書周何著

仁傑之始終爲唐也是故大臣卒不書諡自裴行儉一書之於是再見大臣卒書本官惟仁傑官書中宗所贈爵書睿宗所封所以殊仁傑於諸臣也此綱目之特筆也一人而已矣唐臣卒具官爵姓諡者五人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具號官爵諡者一人

郭子儀

發明

婁師德之卒綱目以周納言書之雖具其官然固不免爲周之臣也狄仁

傑之卒書爵書諡而不繫之周則仁傑雖專武氏固唐之臣爾夫武氏廢唐人神共

憤仁傑蒙恥奮忠每以母子之說感悟武氏武氏亦信重其說而從之紆徐不迫卒復唐緒故綱目於此特筆起義以著仁傑始終為唐之意為天下後世不忘本朝者之勸也雖然仁傑不繫之周是矣胡為亦不繫之唐哉曰是時武氏雖僭位號然天下實唐之天下故不必繫之唐而已知其為唐此又綱目書法之意也或曰武氏殺賢士大夫多矣奚獨於仁傑信重若此曰狄公一念在唐發於精誠惓惓懇懇其所以為武氏言者不出諸此故武氏亦以誠相感初非有奇謀異說行乎其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不誠無物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其狄公之謝歟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發明

武氏自六年十一月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正月為

歲十一月至是凡十二年間前史皆從其說每歲十一月書於歲首以為正月繼書臘月一月然綱目止用夏正紀月初未嘗為之改易今此雖書周復以正月為歲首其實歲首固已自用正月不待是年而後復凡此皆斥絕武氏不予其改易唐家之正朔也然則曷為書周曰書周所以著其廢唐之罪明其自絕於唐爾若紀年則用嗣聖而正朔止用唐舊此則綱目自立義例取法春秋之義不以其私自改作而遂從之

者也故曰綱目之為綱
目非君子莫能修之

○周以韋安石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
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
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
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
同列皆
歎服
質實
韋安石杜陵人孝寬曾孫禁
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十二月周開屠禁

鳳閣舍人崔融言割烹弋獵著之典禮苟順
月令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矣遂開屠禁祠

祭用牲
質實
崔融齊州全節人月令禮記篇
名乃呂不韋所著言十二月政

令所行用夏正令則
雜舉三代及秦事也

辛丑十八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太后曰陛下欽先
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
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
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
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之土此
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
以王諸孫擇立師傳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
周室屏藩皇家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

舉朝無人
敢請武后
去位者蘇
安恒能言
之可敬惜
其晚節不
終以矜誇
致殺也

遣質實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一統志云武邑漢之縣名屬信都國東漢屬安平國晉置武邑郡於此北齊郡縣俱廢隋初復置縣以觀津縣省入屬冀州唐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三月周流張錫於循州

平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洩禁中語賦滿數萬當斬臨刑釋之流循州時蘇味道亦坐事俱下獄錫氣色自若舍三品院帷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蔬食太后聞之赦味道而質實循州注見晉高祖天福七年復其位

天象

雨雪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其失也書益稷注大言而疾曰颺

書法

記異也終綱目書冬雪一漢元帝建昭二年書正月雪一宋辛丑年書二

月雪一丙子年新莽書三月雪四漢景帝中六年武帝元鼎二年元帝永光元年是年書四月雪二漢成帝建始四年書朔四年自是無書雪者矣

夏六月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

迥秀母本微賤妻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卽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集覽媵婢媵以證反送顏色安敢留也女從嫁為媵婢

冬十一月周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

孝

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質實崔玄暉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陵人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縑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質

能

邊備

實

一統志云和戎城在陝西行都司城東南六百四十二里本漢武威郡地唐築和戎城宋因之元為古浪城立巡簡司屬永昌路本朝正統中改置古浪守禦千戶所仍屬焉白亭軍白亭本海名在陝西涼州衛東北境唐郭元振置軍於此故名白亭軍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廿州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

壬寅 十九年

圖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

安恒再疏而武后不之罪豈淳風所謂年老心慈之驗歟

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哉今

氣

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 **質實** 神堯文武唐高祖謚為文太后亦不之罪 **質實** 神堯皇帝太宗謚為文 **帝** 武皇

周設武舉○突厥寇鹽夏遂寇并州周遣薛季

和張仁愿禦之

質實

鹽夏二州名鹽注見德宗貞元三年夏注見漢武帝

元朔元年朔方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張仁愿下邳人

○秋八月周賜

張昌宗爵鄴國公

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太子相王太平公
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乃賜爵鄴國

公

質實

鄴縣名注見漢獻
帝建安十五年

書法

書譏私也漢世初賜爵止左庶長至
宣帝以後賜爵皆侯矣入唐以來自

贈武士護外未嘗書賜爵唐書賜爵始此
而得昌宗封爵之輕甚矣哉唐世書賜爵

十五昌宗李多祚等敬暉等牛仙客李林
甫等安祿山李光弼等僕固懷恩郭子儀

李元忠等韋臯李愬裴度李德裕楊行密
天寶以前自李多祚敬暉外皆濫授也至

德以後自楊行
密外其庶幾乎

天象

九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書法

宋文丁卯年梁武己巳年唐開元十
七年日食亦皆不盡如鉤矣不書此

何以書為武氏書也武氏以陰侵陽且極
矣故次年而日食之既終綱目書日食不

盡如鉤二是年玄宗天寶
十三年舍是無書者矣

吐蕃遣使求和

宴吐蕃使者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
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
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
之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

萬里山川要

集覽

碣石此非北平郡驪城西

害皆能記之

質實

麟德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

石在常山 年宣政殿碣石山名注見秦

始皇三十二年吐蕃西羌屬名注見太宗貞

觀八年四鎮注見高宗調露元年要害注見

漢文帝 十一年 睿宗景雲二年代宗永泰元年 憲宗元和四年敵國不與焉

書法

書求和始此終綱目書求和二是年 玄宗開元九年請和四嗣聖十二年

冬十月吐蕃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戰破之 **質**

實茂州注見漢武帝 元鼎六年冉駝

○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

蘇頲按雪冤獄

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 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

枉濫太后乃命蘇頲按 覆由是雪冤者甚衆

集覽

雪冤雪除也洗 也洗雪而免罪

質實

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 七年蘇頲武功人瓌之子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 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

進

唐中宗嗣聖十九年

正編

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已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河東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張嘉貞〕蒲州虞鄉人。〔平鄉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癸卯二十年 武氏長 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仍遣使來謝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勅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况

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應別召者，請降手勅，及玉契，太后然之。
〔質實〕崔神慶，東武城人。義玄次子。

三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 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夏閏四月

改文昌臺為中臺 六月寧州大水 質實 寧州 注見

肅宗上 元年 秋七月周以唐休璟同三品

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太后命休璟議其事，行之。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曰：「恨用卿晚。」時西突厥斛瑟羅用刑殘

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夷種各本西突厥之別部元和姓纂云突騎施本號西陵突厥碎葉西域國名或曰突厥中有碎葉城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牙帳注見玄宗開元八年

九月朔日食既

胡氏曰呂后末年日食既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未幾而卒武后至是日食再既明年亦卒

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表今乃爲女主之應乎夫陽淑不競則陰慝長理固然也今武氏反陰爲陽居中履極奄唐虞之舊域頒正朔於八荒其氣燄所感上致日星之變不亦宜乎

質實

日食既注見漢武帝七年八荒謂八極之外荒昧之地也詳見淮南子

書法

食既大變也往年九月不盡如鉤矣於是九月又食之既武氏之陰沴已

極極則反矣後二年而武氏卽世變不虛生信哉終綱目書食既十有二未有無應者也詳漢惠帝七年

周貶魏元忠爲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激切至此
非真實重
名義者不
能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二
初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鼎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

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怊怛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二 唐中宗嗣聖二十年 正編

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解於私室。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峻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伸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懷素曰：昔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

太后意解。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謂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逢生麻中，勢不得不直耳。苟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邪？君子所以貴乎三

益之張說讀曰悅怵怵字本作怵與怵反也兇通漢高本紀天下匈匈翟方進

博羣下兇兇孫奕示兒編曰按皆當作上聲讀說文擾恐貌高要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

〔駿〕祖峻反中傷中陟雍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岐

仲反陰中害之也州注見周顯王八年張說洛陽人宋璟邢州南和人張廷珪河南人劉知幾彭城人藏器

之子青史夏張曰史者紀事之籍謂之青者蓋古人以火炙簡令汗出取青易書故其簡

謂之青簡而史亦謂之青史伊周伊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周注見秦昭襄王五十二年

〔王〕駿滄州景城人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顛沛朱子曰顛沛傾覆流離之際馬懷素

丹徒人藥布奏事彭越頭下事在漢高帝十一年

周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

始安獠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才以為桂州都督懷

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

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嶺外悉定〔質實〕始安縣名注見晉成

帝咸和四年桂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裴懷古壽州壽春人

周遣使以六條察州縣吐蕃贊普器弩悉弄

唐中宗嗣聖二十年

死

考異

提要死
誤作卒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器弩悉弄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縮贊生七年矣

甲辰

二十一年

周武氏長安四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周

以阿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

質實

突厥北狄

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周作興

秦宮

武三思建議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犯忤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咎已而愛人也不從

質實

三陽宮注見嗣聖十

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

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三月周以韋嗣立等為諸州刺史

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後政迹可稱者唯常州薛謙光徐州司馬鏗而已

集覽 貶累累力偽反玷辱也鏗胡盲反

質實 常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昆陵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減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太后為之罷役召見賞慰之

周以天官侍郎崔玄暉同平章事○周以姚元

崇為春官尚書

進

初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夏官尚書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乃改春官尚書同三品如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

集覽

叱列虜複姓

質實

姚崇陝州陝石人懿之子

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質實

高麗東胡

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周貶戴令言為長社令

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勅以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御史大夫李永嘉中丞桓彥範奏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昌宗法應免官昌宗訴有功無罪太后問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為長社令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長社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周以韋安石為揚州長史唐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勅付安石及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璟幽營休

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帝元朔五年淮南幽營二州名幽注見高祖武德四年營注見晉武帝泰康二年昌黎

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

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

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貞觀二十一年靈州

書法 自革命以來凡封拜皆書周以恒辭也此其不書周何柬之心乎唐者也

自柬之相而帝有復位之書矣綱目於其同平章事不書周所以表其為唐也故終

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

周以岑羲為天官員外郎

太后命宰相選郎吏韋嗣立薦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

由是諸緣坐

集覽

長倩為累累力偽反事相者始得進用緣及也長倩乃義之伯父

先因諫立武承嗣為太子被誅故云為累

質實

岑義鄧州棘陽人文本之孫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玄暉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奏言昌宗欵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

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尋勅璟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

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遽宣勅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勅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胡氏曰：「太后不以内嬖之私，屈外庭之議，肯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困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才大畧，殆與孝武等矣。

集覽 飛書如語無姓名上書者，皮變質實。許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長社反。李邕江夏人善之子，韋承慶鄭州人，思謙之子。隴蜀謂隴西蜀郡。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天辟刑名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

大辟之計，漢文聽申屠嘉困鄧通事，在漢文帝後二年。

書法 周勃書下其獄，既而赦之，釋無罪之辭也。昌宗書其下獄，既而赦之，釋有罪之辭也。終綱目下獄書既而赦之，二詳漢文帝四年。

周以陽嶠為右臺侍御史

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集覽 搏擊之任，御史之職出討。袁恕已，滄州東。

光人

乙巳

神龍

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

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

偽周之黨
徧布左右
非數賢深
心密計豈
可僥倖成
事然此時
天怒人怨
已極故有
謀即就耳

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拔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暐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

中宗嘗欲傳位于后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何

不公選宗室入繼大統而後立中宗為唐階亂耳

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托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耶。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

皆復屬籍。敘官爵。其為太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

集覽

北門起居唐分宰相

為南司。故稱南牙。宦寺為北司。故稱北門。天津南。天津在龍門山之西北。天津南。謂在天

津橋南。

質實

羽林衛名。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楊元琰。號州闖鄉人。長生殿。注見

玄宗天寶六年。華清宮。天津橋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相州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

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

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邪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之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弑武氏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况移兵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邪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事也

集覽

毒痛四海書泰誓文蔡氏傳曰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毒病四海之

人言禍所及遠也文姜預弑魯桓文姜魯桓公夫人桓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之而使公子彭生拉公幹而殺之哀姜預弑二君哀姜魯莊公夫人也莊二十二年公疾問

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秦般後莊公薨子般即位慶父使人弑之魯人立閔公後年慶父恨不得立又使人弑閔公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慶父通於哀姜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何休曰為淫二叔殺二嗣子聖人例以孫書例謂春秋乃例也莊元年經曰夫人孫於齊注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孫亦作遜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注孫遁也穀梁傳曰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注孫孫遁而去閔二年經曰夫人姜氏孫於邾注哀姜外淫故孫稱姜公羊傳作夫人姜氏孫於邾婁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文姜哀姜與聞弑君之後史筆畧不及之視

二人如往而不歸者是所以深絕之也

正誤

文姜哀姜今按文姜孫齊之後春秋

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又享于祝丘又如齊師又會于防又會于穀又如齊又再如莒又書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文姜凡十見哀姜孫邾之後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書夫人姜氏之喪至自齊書葬我小君哀姜凡三見集覽謂與弑之後史筆畧不及之非也然哀姜與弑二君去而不返春秋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宜也文姜與弑桓公之後即歸于魯亦書夫人孫于齊一例皆以孫書何也其罪已極雖即歸魯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也

質實

上陽宮注見高宗乾封二年

書法

武氏自臨朝稱太后既革命則削稱武氏絕之於唐廟也上書討武氏之亂綱目固已正名其罪矣此其復書太后何罪唐朝之君臣也太后絕唐宗廟罪莫大焉中宗知有母而不知有祖大臣知守常而不知斷義從其恒稱所以深譏之也而復號曰皇帝焉又甚矣故綱目雖書號曰則天大聖皇帝而其崩其葬則從其恒稱然則書遷太后何太后得罪宗廟固不得以自遷為文也綱目書遷太后六其辭有二秦太后漢靈竇太后魏郭太后齊宣德太后皆逆辭也漢閻太后唐武太后皆罪辭也

發明

綱目自七年改國號周之後不書太后止書武氏明其得罪於唐宗廟故黜而絕之廢為庶人是以上書姓氏爾今此上書張柬之等討武氏之亂而下書遷太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夫所謂太后者即武氏也既討其亂又尊其號可乎綱目於此深恨唐室諸臣不能舉正其罪而黜之故備載胡氏之言於下以明武氏當廢之罪爾况皇帝者有天下稱焉可加之於已廢之婦人乎直筆書之其義見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丘濬曰嗚呼皇帝者天子之嘉稱非婦人女子所得稱也彼其逆理亂常自為稱謂勢必行而威可畏臣下懼死而不敢拒猶之可也今既立皇帝矣

而遷於別宮。顧猶尊之，以大聖皇帝何邪？其罪不特在武氏矣。先儒胡寅追咎當時大臣不能數其九大罪而廢之，以為千古遺恨。嗚呼！武氏之罪，誅之固不容誅矣。何廢之足云？但中宗其所生也，以義論之母，雖輕於祖，以恩論之子，終無絕母之理也。當時大臣遷之別宮，復其后號，誅絕其宗族，黨與凡在武氏臨朝之時，助武氏抑唐宗者，一切按問之，量其輕重以定其罪狀。或誅或竄，以為後世之戒可也。一時具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稱，而加以美號，豈不悖哉！

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

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質實

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

○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玄元皇帝，范氏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

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其曰以天下與韋玄貞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匡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覽 禪位董賢漢哀帝置酒麒麟殿視董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此書復國號曰唐世史書革去周號何武氏所以據尊位臨萬方以臣其

人民者豈盡出其智力哉因唐之勢耳彼其革去唐號而稱曰周特見於稱呼施之文移焉耳人心天意之在唐者固未嘗有渝也武氏一旦去位則唐之社稷固自如也又何俟於復哉革去周號唐斯在矣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 **質實**

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五嶺 ○以楊再思同三品 ○姚

元之為亳州刺史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三 唐中宗神龍元年 正編

悲涕以別
舊君元之
不得為唐
忠臣矣

不思前日
為誰而廢
自是而後
中宗舉動
大失人望

耶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為亳質實州刺史亳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皇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

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集覽誅之上皆不聽殷鑒不遠詩蕩篇文注見隋煬帝大業三年執左道以亂政記王制文質實上洛郡名注見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質實晉元帝太興元年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房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牝雞之辰惟家之索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

書法

前書立韋氏為皇后矣中宗被廢則韋氏為廬陵王妃可知也然中宗雖書廢而綱目每歲皆以帝書不予武氏之廢之云耳帝既復位則后正位中宮亦不言可知也其必以復立書何著唐再禍之始也帝既復位唐不為唐韋后復立唐必再禍特書復立若曰唐室之禍復自此始矣復之故重書之凡事有不必書復而書復者綱目皆有深意焉韋氏未嘗書廢而書復立為皇后以為不可立者也崔旰未嘗書譴而書復使還鎮以為不可使還者也代宗大曆三年皆惜之之辭也然則武士彥再書贈矣不書后父玄貞則何以書書后父見中宗之汲汲於韋氏猶前日也

武氏立為后十七年而後追王其父韋氏復立首贈后父以王綱目聯書之中宗反正以來之初政可知矣

發明

春秋襄十四年書衛侯出奔二十五年書衛侯入于夷儀當其失國之時皆書其爵至二十六年書衛侯衍復歸於衛迨其復國之後反書其名蓋衛侯在外十有二年而德弗加進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是以春秋深貶而名之爾夫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疾今中宗橫罹廢酷二十餘年困心衡慮多於衛侯淹恤之日反位未幾故態復作果何為哉况其嗣位之初止以韋玄貞之故貽禍擯

黜。今縱念不到此。亦獨不思母氏亂唐。不過出於女禍。則夫懲創前失。尤當裁抑女寵。於動心忍性之餘。胡可反聽牝雞之晨。復蹈亂亡之轍者哉。昔太甲顛覆厥度。伊尹放之於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卒能復辟。為賢德之君。中宗幽廢。不為不久。而其狂愚之惡。曾弗之改。故綱目於韋氏之立。既書曰復。而於上洛王之贈。則特揭后父書之。所以著其困而弗革。雖得復國。猶非其國也。嗚呼。觀綱目所書。中宗初政。若此。真所謂下愚不移之性者矣。廢於母。弑於妻。又誰咎哉。

悖極

以武三思為司空

禍根不除
為亂未已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没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畧盡。今陛

無人心

東之期望
中宗太過
當是識力
不濟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

十一

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
望邪不聽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
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
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
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
遂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
尚未除去也漢高后時呂產呂祿皆以外戚
居中用事後並伏誅噬臍無及左傳若不早
圖後君噬臍注齧
臍腹喻不可及也
質實朝邑縣名注見隋煬
帝大業十三年劉幽
求冀州武強人安樂縣名注見漢高后六年
狄道掖庭獄名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婕妤
婦官名注同上太始三年雙陸博具注見梁
武帝太清三年按堵注見代宗大曆八年

發明

武氏亂唐亘古無有五王不能誅除
禍根誠為失策然中宗獨不念幽囚
之辱乎既登九五掃除元惡如恐弗及夫
何復位未幾乃反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
矣故綱目書以武三思為司空專罪中宗
而未暇責及五王者端本澄源之論首惡
必有所
歸也

貶譙王重福為均州刺史

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之貶
均州刺史常令州同防守之
帝建武元
年武當

質實

均州注
見晉元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

唐中宗神龍元年

十一

正編

以武攸暨為司徒祝欽明同三品

質實

祝欽明京兆人

○三月流酷吏於嶺南死者追貶之所破家皆

復資蔭○以袁恕已為中書令○徵武攸緒為

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胡氏曰武攸緒之志不縉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革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未也應召而來遺榮而去

當是之時

質實

安車注見漢武一人而已

帝建元元年

攸緒不密其識遠過張柬之

夏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

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墨勅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下制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僊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書法

監學清流長官要職而以方士居之直書而貶義自見矣

以魏元忠韋安石李懷遠唐休璟崔玄暉並同

三品張柬之為中書令

質實

李懷遠邢州柏仁人

○五月

遷周廟主於西京仍避其諱

書法

仍者何不
宜仍者也

發明

武氏廢唐宗廟中宗僅能復之今乃復崇武氏果何謂哉故綱目既書遷

周廟主又書仍避其諱以惡之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率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

不去諸武
誤復中宗
五王留此
失着宜反
為所謀矣

此情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胡氏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

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蒞醢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集覽 湜職反，愔質實。崔湜定州人，仁師之孫。東都注揖淫反。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平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統志云扶陽縣名，隋初所置於扶水之北，故名。屬庸州，唐屬費州，宋廢之，故址在思南府城西北八十五里。漢陽縣名注見高祖武德五年。南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宛博陵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山中。

書法

特筆也。霍氏之將誅書，罷其屯兵五王之將禍書，罷其政事，皆特筆也。綱

目於此
凜凜矣

以岑羲為秘書少監畢構為潤州刺史

初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畢構次當讀，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
質實 畢構，偃師人。卓之三世孫。潤州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

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質實 復子明辟注：見漢孺子嬰

初始元年

以楊元琰為衛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
集覽 由衷之請言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心之誠然也。衷與中通左傳隱三年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之

韋武一轍然與其在韋無如在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二 唐中宗神龍元年 正編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武后故事表請令士庶
 喪出母三年百姓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
 改易制度以收集覽喪出母三年出母謂為
 時望詔皆從之父所出者禮為出母期
 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記檀弓曰子上之母
 死而不喪又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
 也注云記禮所繇廢非之又喪服小記曰為
 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注云不敢以已私廢父
 所傳重之祭祀也高宗時武
 后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書法

此天后表十二事之故步也而皆從
 之父一轍矣綱目前書行之高宗

上元元年此書從
 王之是年深譏之也

發明

昏庸之君雖身罹禍敗亦弗知戒如
 中宗之寵韋庶人是已况望其遠鑒

前世乎書皇后表請改
 易制度從之惡可知矣

降河內王武懿宗爵為公

質實

河內縣名注見
 周赧王五十三

年野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休璟仍同
 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
 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
 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
 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質實
 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質實
 望雍州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洛水溢

質實 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大水屢書韋后復專政之徵也

王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以韋巨源同三品○以漢陽王張柬之

為襄州刺史

東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東之為刺史不知州事

質實

襄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二年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右衛參軍宋務光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質實

宋務光西河人

九月改葬上洛王韋玄貞

其儀如太原王故事尋進封酆王

質實

太原王故事高宗贈武士護為太原王事

中宗一世苦樂精神止鍾于韋玄貞一人而已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二 唐中宗神龍元年

正編

在咸淳元年豐縣名注
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書法 楊震書改葬嘉禮賢也此其書何譏私也復位一月而追贈越八月而改葬中宗於后父亦拳拳甚矣終綱目臣書改葬二詳漢安帝延光四年宋路太后唐

息隱王不與焉

韋巨源罷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

主加實封皆滿萬戶

書法 帝后並書何譏也失尊無二上之義矣綱目以羣臣上冠之罪羣臣也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考異 上當作帝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哉疏奏不納

覽 潑寒胡戲即乞寒胡戲注質實 清源縣名見陳宣帝太建十一年注見周赧

王二十七年梗陽

書法 凡書觀譏也觀戲甚矣終綱目書觀十詳漢後主建興十四年而中宗六

復辟未幾即歸善觀戲無人心之甚者

年三書焉是年景龍三年四年帝亦早自縱矣

癸明 中宗失德初無足道然亂亡之蹟不容盡泯此觀潑寒胡戲之類所以皆

書于冊為世鑒也

皇太后武氏崩

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胡氏曰元忠慷慨論事屢瀕危

其言甚婉其意甚深惜舉朝不悟也悲哉

殆無所屈折是以利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志焉卒為三思所陷容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元忠之謂矣○將以太后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欲啓之恐致驚黷况合葬非古宜於陵旁更擇吉地不從

集覽

容容循默容容謂不擇善否皆兩容之也循默謂因循守職靜默不語也

又容容多後福注見漢順帝永建元年

質實

諒陰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冢宰官

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韓瑗京兆三原人仲良之子上陽宮注見高宗乾封二年

乾陵注見
嗣聖元年

發明

丘濟曰武氏自稱皇帝中宗復位又尊之以為則天大聖皇帝其崩也以其所尊者書之可也而綱目乃以皇太后武氏書之蓋不與其為皇帝也是何也女不可以統男皇帝本非婦人女子之所行而稱者也書之曰太后武氏崩則凡其生時所自稱及人所以尊之者皆非所宜也如是書之不啻足矣今史綱直斥其姓名而且以死書何嗚呼武氏起自閭閻使其不入宮闈一匹婦耳所以生得為后死得書崩徒以其作配高宗以承唐家之宗祀焉耳今武氏為人妻則淫蕩為人妾則妬

害為人母則殘虐為人婦則廢人之宗祀滅人之國祚殺人之族屬凡其一生所以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絕人之宗祀不知其凡幾百千萬矣其於李氏固已義絕葬不可以列李氏之園陵祭不可以入李氏之宗廟由是觀之乃天地間一不仁不義之婦人耳死全首領固已為幸而又稱之以為后書之以為崩何以誅絕其既往而示戒於將來哉必若直斥其名而且以死書之之為愈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書法 書戶口之數始此終綱目書戶口數

七是年玄宗開元十四年二十八年
天寶十三年代宗廣德二年文宗開成四
年武宗會昌五年兵民數一德宗建中九
年皆
唐也

丙午 二年春正月以李嶠同三品于惟謙同平章

事○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
制勅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
也自請為皇太女上
質實 安樂縣名注見漢
雖不從亦不譴責 高后六年狄道

中宗上末
耳

創事可酬

書法 書開府置官屬多矣未有以公主書
者公主而有此制中宗之徇也直書

之譏

發明 武氏雖曰亂唐然大權在已政出于
一故能控制四海踰二十年今中宗

以陽德居尊胡為反縱女謁甚至下令特
令公主開府置官屬書之于冊不惟遠愧
乃祖亦且近
愧乃母矣

以平陽王敬暉扶陽王桓彥範南陽王袁恕已

為諸州刺史

武三思惡暉等居京師出之暉滑州質實京師

彦範洛州恕已豫州尋復左遷遠郡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豫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二月以韋巨源同三品

詔與皇后叙宗族

制僧慧範道士史崇恩等並加五品階

書法 自武氏始書僧拜官於是再見僧道五品是襲武氏之跡也再亂宜矣終

綱目書僧有官三懷義慧範不空書道士有官三崇恩劉玄靜杜光庭本教官稱不

與焉

發明 夫所謂僧道士者果何物哉就其本法言之清虛寂滅者也而乃加以品

秩不惟王法之所不容是亦彼法之所惡者書之于冊豈不深可為笑而適足以為

戒哉

置十道巡察使考異提要置上當有圈子

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

罪而進退之姜師度馬懷素質實姜師度魏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皆預焉州魏縣人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盧懷慎滑州人李傑相州滏陽人

韋安石罷以蘇瓌為侍中唐休璟致仕○三月

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間及第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于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間之遜並除京官憬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質實

士氣

宋之間西河人武當縣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比干廟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梟首注見漢靈帝建寧元年

此李嶠以私意奏行者

大置員外官

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

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胡氏曰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悖豈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簞食豆羹不得則死然楚而與之乞人不屑者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祿與不得則死者相去遠矣。然有不辯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知所以戒則志常為主。血氣不能盛衰之矣。

集覽

周來之甚武后時周興來

俊臣皆酷吏之尤者

質實

端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魏元忠宋州宋城人酸棗縣

名注見周慎靚王四年左道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

書法

嘗書置員外同正官矣未書大也於是始書大書大何譏濫也中外合三

千餘人其濫莫甚於此矣

發明

前書公主置官屬此書大置員外官亂政若此不亡得乎

夏四月李懷遠致仕○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

貞為青州刺史宋璟為貝州刺史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珣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范氏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

身而

質實

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蘇珣藍田人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

海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二年

書法

隱士書殺韋祖思見之矣晉恭帝元熙元年於是再見殺至處士而中宗

之為君可知矣月將以諫見殺曷為不以諫者書是年若曰韋氏宮掖之慙德雖山林之人皆知之矣而帝不之悟書處士所以病中宗也然月將退處山林而與聞宮掖之事亦出位甚矣書交病之

發明

廬陵不道無足論者然綱目上書殺處士韋月將下書以尹思貞宋璟為

刺史又以著二人因諫見貶爾彼其淫刑
濫殺既戮言者又逐諫臣未幾身弑統絕
其為後主鑒豈不
深切著明也哉

五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 **質實** 乾陵高宗之墓
注見嗣聖元年

書法 后葬不地合葬也於乾陵常矣其書
何罪大臣也武氏得罪宗廟溝而絕

之可矣乃合葬焉特書於乾陵所以譏大
臣之不能斷也是故唐后之葬惟則天書
乾陵不宜合而合也惟興慶書景陵之側
宜合而不合也宣宗大中三年綱目之意
微矣終綱目后葬書地
七詳漢宣帝本始三年

○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
為遠州司馬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
暉崖州彥範瀧州柬之新州恕已竇州玄暉

白州司馬員外 **集覽** 崖州在海外漢珠崖郡
長任削其勳卦也唐改崖州今吉陽軍

是瀧州瀧音雙今廣東德慶府瀧水縣是新
州秦南海郡也梁武置新州屬廣東竇州漢

合浦地唐置竇州尋改高州白 **質實** 崖州注
州今鬱林州博白縣是在廣西見漢武

帝元鼎六年珠崖一統志云瀧州本漢端溪
縣地晉分置龍鄉縣尋改為平原縣置平原

郡梁兼置瀧州隋初郡廢改平原曰瀧水縣
大業初改州為永熙郡唐初復置改為瀧州
天寶初改為開陽郡乾元初復為瀧州宋初
州罷以瀧水縣屬康州元屬德慶路 本朝
初改隸肇慶府新州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
竇州本秦南海郡地漢屬蒼梧郡隋屬永熙
郡唐置信義縣為南扶州治貞觀初州罷以
縣隸瀧州尋於縣置竇州宋以特亮譚峩懷
德三縣併入信義改為信宜縣熙寧中竇州
廢以縣屬高州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高
州府白州注見
高祖武德五年

加周仁軌鎮國大將軍

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蠻酋寧承基逼取其
女玄貞妻崔氏不與承基殺之及其四男至
是廣州都督周仁軌討承基斬之
故有是命及韋氏敗仁軌亦誅
隋文帝開
皇十七年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
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
陝州陝石人衛州名注
見秦王政六年朝歌

質實 姚珽

以李嶠為中書令

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叙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質實

銓衡注見晉穆

帝興寧二年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

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

兇頑口角
如見

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大理正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髑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掙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

三思耳目時

集覽

瓊州在海外唐以崖州之人謂之五狗

廣南化外唐置瀼州瓊山置瓊州瀼州瀼音曩獠置環州古州廣南溪洞有古州八萬洞屬

思州陪地以手把土

質實

天津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

朝隱三原人瓊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環州注見本年鳴沙及原會古州莫詳沿

革唯黎平府城西六十里有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乃元初所置本朝改為古州蠻

夷長官司仍屬焉未知是否姑錄之以備叅考貴州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定州宗楚

客蒲州人宋之遜西河人

書法

不書三思殺書為所殺何咎暉等也惡本不除昧於遠引以自取禍書曰

為所殺咎在我也終綱目書為所殺十詳漢昭烈帝章武元年張飛五王皆譏不在

人也

發明

入綱目以來淫刑濫殺固亦多矣未

有書某人為某人所殺者今五王之死所書乃爾何哉武氏亂唐人神共怒敬

暉等并謀協智不遺餘力僅能反正復辟方是之時儻能深明大義數武氏滅唐社

稷之罪廢而絕之然後取其黨與族類必殺無赦盡磔而尸諸市聲其大惡布告中外庶幾上答祖宗在天之靈下釋四海臣

民之實若弗暇也夫何謀之不臧僅能誅
 二張等輩而禍本亂根反置不問遂使餘
 燼復張迄至受制賊手駢首屠戮不啻如
 机上肉故綱目於此不書武三思殺敬暉
 等而書暉等為三思所殺變文起義若曰
 三思非能殺暉等暉等自為三思所殺爾
 書法如此所以痛恨諸人不知大義失於
 處斷以至此極是以深為歎惜之也然則
 三思獨無貶乎曰傾覆社稷之黨迷國亂
 朝之賊濁穢宮闈之徒其惡猶待貶絕而
 後見乎

冬十月車駕還西京○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

州刺史

從一舊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太平
 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
 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
 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碾大箭反磑五對反皆
 磨屬所以礱穀出米者

集覽

流鄭普思於儋州

鄭普思聚黨于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
 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
 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
 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

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在普思法當死上

質實

不得已流普思于儋州餘黨皆伏誅
[雍岐二州]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岐注見周顯王八年[儋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儋耳

十二月突厥默啜寇鳴沙

默啜寇鳴沙靈武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詔訪羣臣計策右補闕盧備上疏曰郤縠說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杜

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集覽

默啜突厥君長名鳴

沙故靈州縣咸亨初以為安樂州治小說靈州有沙踐之有聲故曰鳴沙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行五百里至涼州西五百里至甘州州西始涉磧西北五百里至肅州西出天門關又西出玉門關西至瓜州州南十里鳴沙山冬

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沙叱虜復
 姓吒知加反郤穀春秋晉文公之謀帥也射
 不穿札言射無力也射穿七札注見高宗儀
 鳳三年蒐卒乘練習七卒車乘也左傳成十
 六年蒐 **質實** 一統志云鳴沙古鎮名此地人
 乘補卒馬行沙有聲故名後周移置會
 州於此尋廢隋初置環州及鳴沙縣大業初
 州罷唐貞觀中復置環州尋廢以縣屬靈州
 神龍初為默啜所據咸通中收復仍於鳴沙
 縣置安樂州以處吐谷渾部落後沒于吐蕃
 大中間收復改置威州徙治方渠以鳴沙為
 屬縣元初於此立鳴沙州今廢故城在寧夏
 衛城東南一百五十里靈武郡名注見太宗
 貞觀二十年原會等州原州注見漢光武建

武六年高平會州本秦漢時北地郡地後魏
 為鎮屬靈州後周置會州隋初改曰環州大
 業初州罷以其地屬靈武郡唐初復置會州
 貞觀初更置環州咸亨中改置安樂州太中
 間改置威州五代初廢晉復置威州治方渠
 縣周復改曰環州置通遠軍宋環州治通遠
 縣金因之元以通遠縣省入州屬鞏昌路
 本朝改為環縣屬慶陽府郤穀說禮樂敦詩
 書為晉元帥郤穀行唐人晉文公蒐於被廬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公曰何以知
 其可也衰曰郤穀說禮樂而敦詩書必知御
 兵之道公乃使穀將中軍使郤溱佐之杜預
 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杜預杜陵人畿之孫
 博學時號杜武庫晉武帝時為河南尹荊州

都督羊祜舉預自代拜為征南將軍決策平吳以功封為當陽侯嘗作春秋左傳集解傳世

丁未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

上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大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因名鄴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又制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令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右補闕權若訥上疏曰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

亂道極

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請復存之以光孝理又神龍制書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尋勅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集覽

鄴王后父韋玄貞尋

封鄴王齋郎屬兩京郊社署共一百二十人掌供郊禘之役禮部奏補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併清官子為之六考而滿郊社以六品職事官子為之八考而滿皆讀兩經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充祭享而員少兼取三館學士更一番者戶部下蠲符歲一申考如論語及一大經中第者錄奏吏部注名籍散官否者番上如初六試而出授散官天地日月等字注見嗣聖六年改造十二字

質實

昊陵

順陵武氏尊考為太皇妣
為太后墓曰昊陵順陵

發明

武氏為李氏婦而滅唐宗廟惟恐不
及中宗為唐子孫而復武氏廟亦惟
恐不及據事直書義自見矣雖然逐我者
出納我者死此衛子鮮之所以議衛衍者
也中宗廢於武氏擯斥幾死而崇之獎之
恩意有加復於五王而貶之殺之不啻仇
敵勸沮若此其及
宜矣非不幸也

三月吐蕃遣使入貢

質實

吐蕃西羌屬名注
見太宗貞觀八年

夏六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
莽天鳳元年

秋七月太

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考異

按凡例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討得其罪人
曰誅此起兵討賊而未得其罪人但當書討誤
誅作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
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勅推尊
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
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
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
里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
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
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勳

顛倒狂悖
至此

寧嘉勗忠
于太子

席豫有品

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所
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
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
祚等餘衆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客
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以
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
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縣丞寧嘉勗號哭解
衣裹之坐貶上以思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
內常侍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
盧粲駁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襄邑尉
席豫聞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
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
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胡氏曰衛蒯
賈欲殺南子至於出奔春秋罪之重俊則又

甚矣多祚無外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
禁兵以子脇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欲遂中
止其可得乎為多祚者於重俊之請拒之可
也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安
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謀使侍御史冉
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
謀上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曰陛
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
王昔為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
陛下柰何疑之上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
兢上疏曰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
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
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二 唐中宗景龍元年 王編

悽惋切痛
一字一淚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
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第朝夕左右尺布
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
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於難

集覽

千騎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
衣跨豹文韉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
騎則天時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增為
萬騎梅福譏切王氏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
等專朝梅福上書譏切之按譏切猶言誚責
也蒯瞶欲殺南子蒯瞶春秋衛靈公太子也
南子靈公夫人也左傳定十四年蒯瞶欲殺
南子不果奔宋蒯苦恠反瞶五恠反羅織網
羅無辜織成反狀也青蠅小雅詩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文公集傳曰營營往來飛聲亂人

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詩人以王好聽讒
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質實

一統志云永和縣本漢河東郡狐溝縣
地魏始置永和縣晉屬平陽郡後魏罷

北齊於狐溝城置臨河郡及臨河縣隋初罷
郡改縣曰永和屬隰州唐初移治仙芝谷置
東和州貞觀中州罷以縣屬隰州宋金元俱
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盧粲幽州人
陳州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襄邑縣名注見
漢順帝陽嘉二年帝豫襄陽人蕭至忠蘭陵
人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吳競汴
州浚儀人尺布斗粟之譏事在漢文帝八年

書法

漢據書反此則曷為不以反書江充
既歿太子方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 唐中宗景龍元年

正編

正編

庫兵發衛卒是真反矣若重俊者迫於三思崇訓之謀且方是時二武之強又非可以徒手取也綱目於重俊書起兵而三思崇訓書誅權衡審矣

發明

天子在上太子無故稱兵何不以反將危社稷重俊不忍憤憤之心起而戮之故綱目書起兵書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爾若夫兵潰而死天固不使中宗得有其子也

帝后並加尊號

皇后帥王公上表加帝號曰應天神龍皇帝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為順天翊聖

皇后上並許之

書法

前書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此則曷為以自加為文譏不在下也帝后一體皇后而表加帝號是欲羣臣之尊已也帝而許皇后之加號是自加也故雖宗楚客之請不書綱目之意微矣

貶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脇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

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庭筠劾之貶渠州司馬又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佐州楊再思李嶠及御史袁守一皆贊之乃貶務川驛行至涪陵而卒胡氏曰當元忠被召之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妖妄肆行事可知矣元忠聞之逡巡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密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相位依違取容名節盡墮而終亦不免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

質實

渠州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宕渠一統志云務川禹貢荊州流裔春

秋戰國屬楚為黔中地秦屬黔中郡漢為武陵郡地後周屬清江郡隋置務州縣屬庸州

尋廢庸州以縣屬巴東郡唐初置務州治務川縣貞觀中改為思州天寶初改為寧夷郡乾元初復為思州宋改為羈縻州政和中復改思州宣和間罷紹興初復置元置思州軍民安撫司至元間改為宣撫司隸湖廣行省本朝為思南府隸貴州布政司涪陵縣名注見晉惠帝大安二年

九月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三品于惟謙罷

至忠上疏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于求未厭陛下數

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鬻法

質

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用上不聽

實不貲之澤注見漢順帝永建二年不訾之身

僧慧範有罪削其階爵

慧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賊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薛簡等恃寵犯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見訟者無髮必曲加承接

質

可醜

實上庸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一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雍州注見玄宗開元

十一年京兆

書法僧罪非謀反作亂不書此何以書重階爵也慧範一僧耳階銀青光祿爵

上庸公濫莫甚於此矣故因其有罪特書之

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為侍中

改羽林千騎為萬騎 **質**羽林衛名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

殺習藝館內教蘇安恒

安恒矜高好奇太子誅武三思安恒語人曰此我之謀也故及

書法 安恒掠名取禍其以無罪書殺何病中宗也帝未復位安恒一再言人所

難可謂有功于帝矣就使果聞此謀猶將宥之實有功而無報虛得罪而受誅是帝之愛三思甚於愛身也故書殺病之

冬十二月朔日食○遣使詣江淮贖生**考異**據

延熹八年書左棺之苦縣此詣字當作之

中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

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

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集覽**錢刀漢

貨寶於金利於刀索隱曰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

如刀故名曰刀以其利於人也

書法 譏非事也是故點兵書遣使贖生書遣使皆譏之

戊申二年春二月赦

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

狐媚成群
良心盡死
矣

遺備

赦天下、迎葉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
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
天未受命、天下歌斌媚娘、皇后未受命、天下
歌桑條韋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
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

集覽

斌媚娘曲

名斌媚南反太宗始召武后為才人既見賜
號斌媚永徽後民皆歌斌媚娘曲桑條韋永
徽末里歌有桑條

質實

祀先蠶注見高
宗上元二年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眾西
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

惟仁愿能
了亦惟仁
愿能行非
他人所能
倖倖也

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
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
餘里皆據津要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
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
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
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
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憚之心也其後常元
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

楷

集覽

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

按輿地要覽東城本漢雲中郡在榆林縣東
北八里中城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西城在
今豐州西北八十里拂雲祠朔方郡與突厥
以河為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塞必先

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也牛頭山名也在白登之北天山之東朝那注見漢文帝十四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一
質實 統志云三受降城乃唐張仁愿所築
 東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廢東勝州東北八里本漢雲中郡地震字記云此城東南至荊州四百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中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本朝九原縣地唐貞觀初立雲中都督府後置橫塞軍遼置雲內州舊領雲川柔眼二縣元省入州西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三十里古豐州西北八十里烽候注見齊高帝建元四年
 烽燧

書法

赭圻斥温譏專也此書張仁愿何予功也美惡不嫌同辭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

學士置以陪遊臣品掃地矣

置修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爲文者李嶠等二
 少餘人爲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
 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
 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集覽 上官昭容上官複姓也名婉兒昭容婦官名也九嬪之一

書法

以學士名官始見于此

秋七月以張仁愿同三品○始用斜封墨勅除

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婕妤好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

危言切骨

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謫紛然朝隱一無所顧清源尉呂元泰亦上疏諫造寺曰邊境未寧轉輸疲奔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

李朝隱能守法

之資供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平等之心孰過於此

集覽

員外同正試攝簡較判知官此皆出于特旨所置以待資淺之人員外一曰員外置謂員數之外別置者也同正一曰同正員謂與正員資格同也有試某官攝某官檢校某官判某同事知某事者其名類不一皆非本制定昆池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昆也明皇雜錄曰定者言可抗訂之也朝野僉載云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愛數子而取三怨數子謂安樂公主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等三怨謂竭人力費人財奪人家也沙彌釋氏要覽曰沙彌僧始落髮後之稱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也善見律云

沙彌雖未具戒亦入比丘數

質實

兩省謂中書省門下省也張九韶曰省禁暑也

漢書云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故改各省中飢饉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疆場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烽燧注見齊高帝建元四年

冬十一月突騎施犯塞遣將軍牛師獎將兵討

之

考異

討當作擊

突騎施烏質勒卒子娑葛自立為可汗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僊城經畧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

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梯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曰：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以國多內難，故且屈志請和，其心豈能忘十姓四鎮哉？今如忠節之計，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于中國，猶欲求地，今若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何以抑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預憂其求，請無厭，終為後患。故也。阿史那獻、父叔兄弟皆嘗立為可汗，使招十姓，卒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况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徒致侵擾。今此行必不能得志，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實為非計。楚客等不從，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嘉賓於討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

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

集覽

拔汗那即寧遠國古烏縣國也。拔一作鏖。

並音跋于闐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疎勒注同上元鼎二年甘涼甘漢張掖郡涼漢武威郡皆在河西本匈奴休屠王地按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登沙嶺白亭質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質安西郡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十姓西突厥部落名注見嗣聖十三年間使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四鎮注見高宗調露元年甘涼二州名甘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涼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

安樂公主適武延秀考異

安上漏以字

武崇訓之弟延秀美姿儀善歌舞集覽安樂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安樂適武延秀源流至論曰唐史例曰某人尚公主今綱目例不曰尚而曰公主適某人此所以明人倫也

書法

公主下嫁書以許與行不同時則不書以止書適前適武崇訓不書此其書何續倫也先是主以崇訓弟延秀美悅之崇訓死因以尚焉其悖不通問之禮久矣書適延秀譏之也

發明

不書以安樂公主適武延秀而直書曰安樂公主適延秀者言以則出于

上命不言以則公主自適之也。夫延秀乃崇訓之弟公主先適崇訓則于延秀為嫂氏今崇訓誅歿未幾公主悅延秀而適之則是知有男女而不知有嫂叔是亦匹鳥之不若爾。書法如此既已著安樂淫奔之醜又以病中宗不父之惡也。

徵武攸緒入朝

召武攸緒於嵩山勅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亦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優制不許太平安樂公

二武愛出
人表

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謂平一口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宜斥逐姦險抑慈存嚴示以知禁。**集覽**山服居士野人之無令積惡上不能用。**衣服**起居舍人掌記錄天子言動以修紀事之史百官志起居舍人二人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質實**嵩山注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處所**武平一太原人

書法自武德以來非蠻夷未有書入朝者故詳書之

目矣賢之

牛師獎與突騎施戰敗沒遂赦娑葛立為可汗

牛師獎與娑葛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遣阿史那獻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又聞史獻欲來恐徒擾軍州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之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

質實 白州注見高祖武德五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書法

前書犯塞書討之是可罪也於是戰而敗遂即赦之且立為十四姓可

汗唐之失馭甚矣故特書遂遂遽辭也

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

書法

昭容不書書上官氏何譏寵過也斬關叩閤之變帝曾不戒而又甚焉

○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

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為卿成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

有是君有
是臣貽羞
萬古

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
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
之婿曰阿翁從一每進表狀自稱**集覽**步障
羽聖皇后阿翁欣然有自負之色**晉王**
愷作紫絲布步障石崇作錦步障王凝之妻
謝氏施青綾步障自蔽與賓客談議按步障
今罍罍是也以小竹交結為之衣以布或帛
可舒可卷阿翁奢之奢反吳人呼父曰翁

質實 伉儷注見太宗貞觀十五年莒
國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莒縣

巳酉 三年春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考異** 幸
漏帝

字

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
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
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
各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
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嘉美之又嘗宴侍臣
使各為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
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譁
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
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
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集**
覽 拔河戲名也景文龍館記曰清明節以大
麻絙兩頭繫千餘小繩數人執之爭挽以
力弱者為輸又晏公類要曰以麻絙巨竹分
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而祈農桑也

通鑑綱目

唐中宗景龍三年

七

正編

拔音跋鹿鳴詩小雅篇山憚意取和樂且湛
謂樂不可甚也蟋蟀詩唐風篇山憚意取奸
樂無荒謂樂不可淫也三**正誤**郭山憚獨歌
爵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鹿鳴今按湛
者樂之久也中宗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
藝以為樂故山憚歌鹿鳴等詩以諷之蓋取
示我周行視民不怵等義安得**質實**李景伯
又取和樂且湛一語以勸之也邢州栢
仁人懷遠之子
李日知滎陽人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
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

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
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備彈俯
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
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
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私事天
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
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
史及員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造寺極
多所費千萬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教要在
降伏身心豈在窮極侈麗萬一水旱為災戎
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國初食封
之家不過三二十今乃百有餘家凡用六十

萬丁、爲絹百二十萬匹、今太府庸調絹、歲不過百萬、國家租賦、不及私門之半、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又員外置官、數倍正闕、典吏困於祇承、倉庫竭於資奉、又京官有犯、方遣刺史、選人衰耄、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監**察御史宋務光、亦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不腴之田、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剝過苦、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人多趨利、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分封戶配餘州、並附租庸、每年送

納上皆不聽

集覽

對仗仗注見高宗永徵五年俯僂趨出俯低頭僂曲背也俯僂

趨出敬畏之甚也

質實

庸調注見高祖武德七年左藏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三

省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兩臺謂中臺外臺也張九韶曰官舍之重者曰臺蓋取嚴肅尊崇之義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以韋溫鄭愔同三品

溫后兄也

夏五月流鄭愔於吉州貶崔湜江州司馬

考異

江上漏為字

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賂賊狼籍，選法大壞。御史靳恒、李尚隱對仗彈之，下獄流

貶遠州。質實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潯陽

銓衡注見晉穆帝興寧二年
狼籍注見僖宗乾符五年

楊再思卒。○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

賜名守忠

八月，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

中書令。○九月，以蘇瓌為僕射，同三品。質實僕射

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冬十一月，祀南郊。

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為周禮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請依欽明議，上乃以皇后為臣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大赦，齋娘有婿者皆遷官，流人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天下之人為臣流涕，况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恚惶表奏。」

不集覽后裸獻以瑤爵裸音灌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注云獻獻醴謂薦血

腥也裸之言灌也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瑤玉也疏云玉出迎牲入豚解而腥之

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齋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齋以獻尸也齋娘齋戒潔也五行志

曰以婦人為齋娘以祭祀質實唐紹京兆人臨之孫蔣欽緒萊

州膠水人豆籩祭器各注見漢明帝永平元年均州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武當譙王重

福譙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重福中宗之子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

年焚柴晨禮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柴告

豆盧欽望卒○以唐休璟同三品

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

關中飢

關中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覡以不利東行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質實

關中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三川杜陵縣名注見漢元帝初平元年巫覡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庚四年

睿宗皇帝 景雲元年

春正月上觀燈於市里

考異

上當作帝

上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書法

凡觀譏也觀燈譏之甚也于市里又甚矣綱目書觀燈二是年玄宗開元

元年

上御梨園

考異

上當作帝

命三品以上拋毬拔河韋后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踏地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集覽

絙居登反大繩也

質實

梨園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夏四月幸隆慶池

初武后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臣以厭之

集覽

厭之厭益涉反

禳也當也漢高本紀東遊以厭之

質實

長安城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一統志

云隆慶池在西安府城東

五月宴近臣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質實

八風舞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八風臺

書法

書譏也綱目書宴十有七詳漢高帝五年自是以下皆譏也

發明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中宗自復位以來于今六載凡

見于綱目所書者畧無一善可紀故夫信聽晨牝則女禍復作尊寵三思則武氏再振貶黜譙王則愛子不保竄殺五王則功臣受禍擢用方士則妖人得志崇獎僧道則異端恣橫公主開府則女謁盛行員外置官則爵位濫冗殺戮諫士則忠言路絕

斜封拜官則賂賂紛紜甚至書召近臣守歲書觀宮女拔河書觀燈于市里若猶未也書御梨園書幸隆慶池書宴近臣極矣餅中進毒身且不保天醜其為禍出不測固其理之必至者觀綱目先後所書則中宗之禍成其自取初無足恤向非太宗德澤在人未泯則唐之滅亡必矣夫其所以極情淫逸者不過欲取樂而已而不知禍機伏于其中然後知古之帝王兢兢業業不邇聲色者非惡逸樂而好憂勤也中外奠安社稷鞏固所謂莫大之樂蓋自憂勤中得之豈必恣情極意而後為樂哉後之有天下國家者監中宗之所以失體帝王之所以得其庶矣乎

中宗大廢
人理弒何
足卹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二

卷

六月皇后韋氏弒帝于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
三品張嘉福岑義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考異

按篡賊例曰以毒弒者加進毒字而不地
據分注后與安樂公主合謀于餒餅中進

毒中宗崩則此條韋氏下漏進毒
二字帝下于神龍殿四字當削去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
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
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
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
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
楊均皆幸于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

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餒中進
毒中宗崩范氏曰易妬之初六曰繫于金柅
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陰柔之始以
剛制之則吉縱之以往則凶若羸豕之孚無
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于
弒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怏
怏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韋氏秘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
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義崔
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
制立溫王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在旦
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與皇后嫂叔不通
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
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二 唐中宗景龍四年 正編

即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温安樂公主謀去之

覽郎岌姓名岌逆及反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乃履反又女紀反羸劣隨反蹢直益反躅直錄反伊川先生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于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彊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于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盛微不可忽也

豕陰躁之物故以為况羸弱之豕雖未能彊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于微而無能為矣

質實神龍殿注見太宗貞觀十七年太極殿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詔之注見明宗長興元年詔之無狀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温王重茂温縣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九年重茂中宗之子

書法中宗復位以來殊無一善可紀者嬖縱韋氏唐至再亂不保其身宜矣○



五人之相也孰以之書以于弒帝之下則以之者韋氏也然則五人之為逆黨也明矣重茂不書迎卽位何不予韋氏之得立君也不予其立故其廢也斥名之

發明

呂氏亂漢平勃討之殄滅無遺故終西漢世無復女禍武氏亂唐五王討之失賊不誅故未幾卽有韋氏之亂然則禍根亂本可不深鋤而痛絕之哉雖然中宗之禍宗楚客馬秦客楊均安樂公主輩皆與聞乎故而獨歸惡韋氏何也中宗寵信艷妻淫而不制楚客輩雖為逆黨要皆出于韋氏是以綱目獨書于冊則見中宗不能防閑帷箔貽禍自己而韋氏陰柔浸長卒肆大逆所以推原禍始正其本也或

曰裴談張錫張嘉福岑羲崔湜初不預謀反書于弒君之下何也曰此正書法之深意所以誅賊亂之黨孤元惡爾此五人者儻能稍知大義必不從弒君之賊而受其職故不書宗楚客等所以著禍本之所自起而特書裴談等所以治黨賊者之罪立法若此其為後世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

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考異

為上漏自字是時中宗被弒睿

宗未即位隆基封平王非自為而何尹氏發嘲謂上書討韋氏著其撥亂之績故此恕其自為之罪然昭烈自立為漢中王以宗室繼絕未嘗恕其自立之罪也

真王氣概
自別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宗暎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

臨淄謀慮
深遠

臨淄處事
從容

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

快心

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
温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屍
韋后于市諸韋襁褓兒無免者封隆基為平
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暉爵立節王以紹京
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
武氏宗屬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
三品隆基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超拜將軍
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胡氏曰殲殄諸
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武懲中宗之失
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塞源徒治
其末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縱不復為患亦不
厭人心拂天理矣當是時也若能條陳禍亂
原本起自武后黜其號罷其享以庶人禮葬
絕之于祖宗其猶足以救中宗五王之失而

垂女主禍亂之戒也乎雖曰禮無臣子貶尊
上之文然武氏所以為天下大變天理所無
也必睿宗有所不忍則大臣以道正國者召
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之為法受
惡可也
集覽 也榜音彭字或從手五王敬暉桓
也 羈將先反馬鞍具也榜捶並笞擊
彦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
暉神龍元年舉兵討諸武
質實 見楚義帝元
年潞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別駕官
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崔日用滑州
人鍾紹京潁縣人繇十世孫朝邑縣名注見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折衝官名注見漢成帝
綏和二年羽林衛名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
果毅官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年罪及三族注

道鑑綱目 卷四十三 唐中宗景龍四年 正編

見秦二世二年襁褓注見漢殤帝建平元年立節縣名注見嗣聖八年義豐

書法 書為平王何隆基自王也然則五人

之相也又孰以之隆基以之也首書為王繼書以某某然後下書相王即位隆基之心可見矣

發明 分注載封隆基為平王而綱目不書其封若隆基之自為平王者何也臨

淄始焉舉事不白相王既誅韋氏遲回久之考之前史蓋自六月庚子至甲辰首尾

五日必待劉幽求力言始請相王即位是以先儒謂臨淄本意蓋欲自取此即綱目

書法之意也然則何不以自為平王書之曰臨淄削平內難興復唐室社稷之不泯

實嘉賴之故綱目上書臨淄起兵討韋氏既以著其撥亂之績故下書隆基為平王

所以恕其自為之罪也嗚呼綱目之立法如此則其急于討亂厚于待人為何如哉

此君子所以有取乎綱目也此君子所以有樂乎綱目也

相王且即位廢重茂復為溫王

劉幽求言于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

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以少帝為溫王置于內

宅胡氏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謀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

爾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淆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于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聞變登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哉。

質實 相州名注

書法 重茂嘗立矣斥名之何不成之為君也終綱目廢不書主者三梁蕭正德

蕭淵明唐重茂皆立不以正也

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尋罷之

紹京嘗為司農錄事既典朝政縱情賞罰眾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言于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出為蜀州刺史

集覽 出自

胥徒薛稷傳曰紹京本胥吏按周禮胥徒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譎謂其有才知為什長故一胥十徒也請思叙反具瞻之美詩民具爾瞻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質實 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

書法 書尋罷之何美從諫也書尋罷之始此尋罷之之辭二有幸之之辭有惜

之之辭以鍾紹京為中書令是年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宣宗大中六年唐以

宋齊丘知尚書省五代壬寅年皆幸之也
以李谿同平章事昭宗乾寧元年惜之也
終綱目拜官
書尋罷之四

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考異**

太上漏 皇字

考證

當加皇 字於太

子之上○謹按明皇平韋氏之亂睿宗即位欲
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久不決宋王辭以死
不居平王上睿宗從之先儒有言善哉宋王之
讓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先有功此萬世不
易之論也曰斯言也宋王所自言因事處變一
時之權也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范氏
曰太子者君之貳父之統也立子以長不以功
所以重先君之世也二公立言垂教斯所謂萬

成器賢子
建成

世不易之大經然宋王之志泰伯之志也泰伯
不逃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為
太子明皇舉事時其志將以自取也至于內外
皆定天下歸心不得已迎睿宗其于父兄之間
有慚德焉若宋王如隱太子而不避則開元治
亂又未可知也觀其專事娛樂未嘗及時政長
枕大衾非明皇素友愛也宋王有以
啓之耳然則宋王亦無得而稱乎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
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
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
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
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
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質實

宋王 成器

宋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梁國成器睿宗長子平王隆基平州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隆基睿宗第三子

以薛稷參知機務

稷以工書事上於藩邸故為相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適麗遂以書名天下

集覽

工書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世南褚遂良所

追削武三思等爵謚暴其尸

書法

嘗書黜封德彝贈謚矣未有書暴其尸者書暴其尸快之也終綱目書削

謚二封德彝武三思書戮棺三漢平帝元始五年發陶共王毋及丁姬冢是年玄宗

天寶十二年李林甫

○以姚元之同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為中書令

趙彥昭崔湜並同平章事○加太平公主實封

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畧武后以為類已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

唐室之女禍何其無極也

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贈郎中燕欽融、蘇安恒諫議大夫。○秋七月贈

韋月將宣州刺史

質實

宣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以

崔日用參知機務。○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

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李多祚等

官爵

太府少卿韋湊上書曰：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太子據鞍自

若及其徒倒戈，然後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今聖朝禮葬，謚為節愍，臣竊惑之。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誅奸臣而專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脇父廢母也。庸可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今宥之可也。名之為虐，亦所未安。上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但

集覽

彰善癉惡書畢愈文注癉病也疏云

質實

韋湊萬年人叔諸玄孫倒戈注見晉

武帝泰始七年

進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質實

紀綱注見宋主義符景平二年

姚宋輔政中興

崔湜蕭至忠韋嗣立趙彥昭崔日用薛稷罷

日用與稷爭于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廢之讒

廢崇恩廟。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為庶人。

發明

昏亂之世。正邪易位。如武韋輩求得欲從富貴極矣。然轉眄之間。禍敗已

及。屠戮其身。廢黜其號。斷棺暴尸。猶未足以盡其罪也。郎岌燕欽融。韋月將諸人各贈以官。而敬暉等五王追復爵位。公道初無終泯之理。回視向之炎炎者。果安在哉。綱目詳書于冊。其為斯世勸戒。豈不昭昭著明也哉。

○八月譙王重福反伏誅

韋后之臨朝也。鄭愔貶過均州。與譙王重福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

唐中宗景龍四年

百九

正編

鄭情汲汲
趨附以致
族誅之禍

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情左遷過洛陽與靈均結謀聚徒以俟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縣官馳白留守洛州長史崔日知帥眾討之重福窘迫赴漕渠溺歿情與靈均皆伏誅初情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重福竟坐族誅

質實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廉二年洛州注見

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於是重福溺歿書伏誅何正其罪也

詔以萬騎補外官更置飛騎

萬騎恃功暴橫長安中苦之故有是命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

發明

是時姚宋諸賢進用政事清明故其設施如此書之于冊美可知也

冬十月以薛訥為幽州經畧節度大使

質實

薛訥

絳州龍門人仁貴之子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節度之名自此始。

書法 節度之置始此故謹志之

十一月以姚元之為中書令。○葬定陵。**質實** 一

志云定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一百十五里龍泉山下又河南府偃師縣宋亦有陵在焉

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謚故英王妃趙氏為和思皇后招魂祔葬范氏曰人之

歿也魂氣歸于天形魂歸于地葬所以藏體鬼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鬼則立廟

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而必為之墓不亦虛乎

蘇頌盡孝

許公蘇瓌卒

制起復瓌子頌為工部侍郎頌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

質實 許州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蘇瓌武功人其終制

十二月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為女官

上以二女為女官以資天皇太后之福欲為造觀諫議大夫竇原悌上疏曰釋道二家皆

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宜加屏斥補闕辛替否上疏

曰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太宗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

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陛下之兄也棄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百姓口中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眾叛親離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卹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而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韋氏用

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于羣凶今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于陛下者矣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二公主後改號金僊玉真公主范氏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歿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未聞以女子為女官而可以資福于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廢人倫蔑典禮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為孝非所以率天下也若其可為先王為之矣不待後世始能行也

作冠謂女為道家者流

質實

寧原悌欽江人

集覽

女官或

書法

譏也以是為孝未矣公主為女官終綱目一書而已

進

加李朝隱太中大夫。

宦者間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太中大夫，賜中上考。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疆禦，請

主德

進

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集覽

不畏疆禦。注見漢桓帝延熹九年。

質實

盧從愿，范陽人，昶六世孫。陸象先，蘇州人。

書法

兵部不書書元之，何善其職也。

貶祝欽明、郭山惲為諸州長史。

侍御史倪若水奏彈欽明、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于是左授胡氏曰：王者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不以聽焉。祝、郭二人縱不誅死，尚當盡削官秩，投之四裔。今雖貶黜而有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

唐中宗景龍四年

正編

正編

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奸，愚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愚所噬矣。

集覽

以疑衆殺此上五句並禮記王制文鄭玄曰皆謂虛

華捷給無誠者也不以聽亦王制文鄭玄曰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明有民有社注見太宗貞觀

質實

倪若水恒州藁城人四裔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

姚州蠻反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築城置州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羣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是姚嵩路絕

集覽

姚嵩二州

姚本滇池國唐置姚州嵩古邛都國漢置越嵩郡唐置嵩州嵩音髓

質實

吐蕃西羌

屬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姚嵩二州名姚注見嗣聖十四年嵩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嵩

睿宗皇帝景雲二年

書法

綱目非元年不書號此二年也其書號何改元于去年也去年分注嘗細

書睿宗皇帝景雲元年矣此其復大書睿宗皇帝何正始也中宗弒重茂廢宜立者相王旦也大書睿宗皇帝所以正其始也

春正月突厥默啜遣使請和

質實 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

帝大同十一年 ○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 ○二月命

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

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為纖悉必聞于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

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柰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



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

集覽 流言書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瞿然

質實 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幽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岐薛二州名岐。注見周顯王八年。薛未詳沿革。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蒲州注見周赧王十二年。

蒲坂

書法

於是出二王刺州公主安置。命太子監國。此其先書監國何重國本也。先

書監國次書出成器等。則其與於交構明矣。

復斜封官

殿中侍御史崔涖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眾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叙用。率府參軍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稱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誑誤陛下。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胡氏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奸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于過。舉豈所以為

孝治美譽于羣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奸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于陽是以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集覽率府率所類反或于此者姑忍焉可也音朔律反唐置左右衛率府掌東宮禁衛之法太子出入則率其屬于牙門之左右以為捍守汲引薦導也漢書注顏師古曰言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以六居五六陰數九陽數也二臣位五君位也以六居五言以柔而居君位也易坤卦六五黃裳元吉伊川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為柔

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使太平陰疑于陽謂致使太平公主不守分也易坤卦陰疑于陽必戰伊川傳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于陽也不相從則必戰陰與陽戰則陰陽皆傷也朱氏本義曰疑謂均敵而無小大之差也質實柳澤解人也

發明

睿宗唐之賢主側觀其恬淡寡慾黃

飭蓋自貞觀以來未之有也然未幾太平撓政弊倖復生于是斜封首復而紀綱漸

紊蓋帝之清簡有餘而明斷不足是以其弊至于此爾嗚呼以睿宗之清淨簡寡而猶不免此况汨沒于嗜慾者乎綱目于前書罷斜封官于後書復斜封官則當時治亂得失輔相賢否皆可知矣

姚宋貶黜

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寢二

王刺史之命

質實

申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楚州注見晉孝武帝大

明三年

山陽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

劉幽求罷○以左右萬騎羽林為北門四軍○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姚宋一出遂復景龍之世其關係非小

安石日知為政紀綱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為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太平公主之黨也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質實

萬乘注見

秦始皇二十六年和逢堯岐州岐山人〔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五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太子請之也

復昊陵順陵

質實

〔昊陵順陵〕注見中宗景龍元年

太平公主為武攸暨請之也

以薛謙光為岐州刺史

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田御史大夫薛謙光彈之公主訴于上出之

質實

〔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薛謙光汾陰人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權柄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奸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而已

書法

按察使之名始此

秋七月追復上官氏為昭容

初昭容從母之子王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婕妤附之滅族之道也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重俊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故中宗崩草遺制以相王輔政及隆基入宮又帥宮人迎之劉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遂斬之至是追復謚曰

臨淄能斷

惠文

書法

昭容爾書追復何予徒義也昭容自重俊叩閭之後心附帝室臨淄殺之為不怨矣于是特書所以勸從事也

以韋安石為左僕射同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已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九月以竇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脩金僊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質實

金僊玉真二觀未詳處所

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同平

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教多
闕水旱為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
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
也象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
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
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質實

魏知古
深州人

遣御史中丞和逢堯使突厥

逢堯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于唐
皆當歸附何不襲唐冠帶使之聞之默啜許

諾明日幘頭紫
衫再拜稱臣

集覽

處密注見高宗永徽二
年堅昆注見漢宣帝黃

龍元年幘頭幘防玉反字亦作幘本襖巾故
用全幅帛向後襖髮謂之幘頭二儀實錄云
古以阜羅三尺裹頭號頭巾至周武帝依古
三尺裁為幘頭唐馬周交解為之夢溪筆談
曰唐惟人主用硬脚一云梁
高祖始布漆于紗施鐵為脚
梁武帝大
同十一年

質實

突厥北狄
種名注見

十一月令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召司

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盧藏用之
終南猶杜
淹之嵩山
也能不取
訛于承禎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住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集覽**廣成莊子在宥篇廣拾遺故承禎言之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往訪之問至道焉陸德明曰廣成子或云即老子別號葛稚川曰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初出于上三皇時號玄中法師出于下三皇時號金闕帝君出黃帝時號力默子又

號廣成子出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號支邑先生出周武王時為柱下史號郭叔子出于漢初號黃石公出于漢文帝時號河上公終南山地理志扶風郡有武功縣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括地志云終南一名中南一名太乙一名橘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肺四皓以漢高慢士共入商洛山漢高徵之不來遂隱此山福地記云終南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蜀東西數百里任宦之疾徑新史作捷徑杜詩捷徑應未忍注杜修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容我不忍歛扇又杜詩薄劣慙真隱注師尹曰隱有真有假如杜淹之隱嵩山徼求利祿此所謂仕塗之捷徑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唐睿宗景雲二年 正編

耳即

質實

一統志云天台山名在台州府天台縣西二百一十里道書是山上

應台星超然秀出有八重視之如一帆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山去天不遠路繇福溪水險而清前有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惟忘其身然後能濟濟者梯巖壁援藤葛始得平路見天台山蔚然奇秀雙列于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醴泉僊物畢具也司馬承禎隱居桐柏山構層軒于壇上號白雲子唐則天時屢召不起睿宗延問治身治國之術答以為道只損與物自然之言睿宗嘉歡欲加寵位固辭而歸先期告終忽若蟬蛻弟子斂空衣葬之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

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智我敗我守其一而處和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

終南山注見晉元帝太興四年

書法

史崇恩書道士承禎道士也不書何承禎有道者非黃冠師比也故不書

然則軒轅集亦有道者何以書道士為迎之書也

壬子

太極

元年

元年

元年

春正月祀南郊

初用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

集覽

合祭天地合閤曷反賈曾議虞夏之時禘

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園丘以始祖配

書法 自此以後天地又合祭

竇懷貞岑義同三品 **考異** 竇上漏 以字 ○以蕭至忠

為刑部尚書

蕭至忠自託于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木，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遠。

策馬而去 **質實** 華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尚書官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

書法 唐世之禍恒在女子，武韋可鑒矣。睿宗自景雲二年以來，綱目所書二十

二事為人主而設者，十二焉。書蒲州安置之後，書復斜封官公主之言也。貶姚宋公主之怒也。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則帝欲傳位公主，沮之也。書召還京師之後，書復吳陵順陵公主之請也。出薛謙光公主之訴也。奪安石權，公主之所滅也。再遷竇懷貞公主之黨也。罷安石等相，幽求崔湜象先皆公主之志也。蕭至忠為尚書公主之所引也。朝廷大政惟公主是從，使非早授大位，其不為中宗者幾希矣。故綱目特詳

夏五月祭北郊○六月以岑羲為侍中○幽州

大都督孫佺襲奚敗沒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蕪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于劉幽求幽求以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孫佺至州帥兵二萬騎八千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天熱懸軍遠襲非計也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遂行遇奚騎八千戰于冷陁大敗為虜所擒獻于突厥默啜殺

小人激外
生事往往
受害

之襲奚句絕襲掩其不備也奚之先東

集覽

胡宇文之別種本號庫莫奚至隋始

去庫莫而但曰奚後為契丹所併以奚王牙帳所居建城號中京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繇古北口至中京皆奚境也契丹志云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西臨馬盂山六十里其山南北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西山契丹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冷陁契丹中山在營州孫佺帥兵二萬騎八千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今按當連下文契丹為句唐謂奚與契丹為兩蕃肅宗實錄安祿山云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邪又玄宗時信安王禕擊奚契丹烏承玘曰二虜劇賊也通鑑前後書奚契丹甚多或以為一虜

者非烏可利乃唐質實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營州注見晉武
官非契丹將軍也
帝太康二年昌黎燕州質實
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天象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質實彗星注見周顯王八年太

微注見漢景帝後三年 ○以竇懷貞為左僕射平章軍國

重事

有相者謂同三品竇懷貞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敕聽之尋復以為左僕射質實一統志云安國寺在河南府治南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考證 當作皇太子 隆基即位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于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

一受朝于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胡氏曰睿宗之于中宗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

集覽

帝座及心前星帝座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質實

巡狩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太宗貞觀

帝綏和二年武德殿未詳處所

書法

彗星之變高湛嘗書傳位太子矣梁乙酉年於是復見綱目上書傳位下

書即位正也太宗肅宗皆不得與於此後此其惟憲宗乎然星變一也高湛傳位而

齊以亡睿宗傳位而唐以安所謂吉凶繇人矣終綱目書傳國傳位七詳周赧王十

六年

發明

唐朝傳位于子者四君然而書法則不同在太宗則直書太子即位、在肅

宗則書太子即位于靈武惟睿宗順宗書帝傳位于太子蓋此二君制命在已出于

繇衷而彼二君則幾于篡矣此綱目所以不得不各書其實也

立妃王氏為皇后○以劉幽求為僕射同三品

魏知古為侍中崔湜為中書令

質實

僕射官名注見秦始

皇三十四年 ○流劉幽求于封州

此睢之所
以動秦也

初河內人王琚預于王同皎之謀上之為太子也琚至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恐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謀使言于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義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

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暉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於封州張暉于豐州初崔湜坐與譙王重福通書當死張說與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得罪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皎知其謀留幽求不遣由是得免

質實

河內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野

九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冬十月沙陀

金山遣使入貢

李克用之先

沙陁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集覽**沙陁金山處月之別種。西突厥之苗裔。本號朱

邪。世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其地有大磧。名曰沙陁。後因以沙陁為號。以朱邪為姓。至唐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始見于中國。其後有朱邪赤心。懿宗時。賜姓李。名國昌。克用其子也。邪移遮反。處月。西域國本。西突厥之別部。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待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

李日知能以德化人

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捺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癸丑

玄宗明皇帝開元

元年春正月詔衛士二十

五入軍五十而免。○以蕭至忠為中書令。○二

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醪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

雖曰奉親。然侈心已露。唯能善嚴挺之禍。

相如之諫
稱為明主

說透人情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

三

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
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
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
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
于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
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
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
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
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
罪不漏則止奸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
善矣上覽

集覽

大酺服虔曰酺音蒲顏師古
曰服音是酺布也王德布大

飲酒也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
金四兩故賜酺得會聚飲食也唐無酺禁今

亦賜酺者蓋聚作佞樂高年賜酒麪合樂合
如字又音閣合醪合音閣醪極虐反會錢飲
酒也百戲漢書天子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
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蓋若此雜變不一

質實

晉陵縣名注見隋場
帝大業十二年毘陵

發明

玄宗初政首書御樓觀燈始與中宗
無異何哉是時睿宗在上猶總大權

而太平熒惑其間玄宗未免曲意奉承是
以嬉戲為樂有此舉爾直筆書之亦可歎
也

以高麗大祚榮為勃海郡王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

唐玄宗開元元年

三

正編

初高麗既亡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東牟山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

集覽 大祚榮祚榮姓大氏是以爲勃海郡王

質實 高麗東胡種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東牟山未詳處所靺鞨北狄國名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勃海郡注見晉成帝咸康六年

年挹婁

夏五月罷修大明宮。

主德

修大明宮未畢敕以農務方勤罷之。

質實 大明宮注見太

書法 太宗再罷脩洛陽宮不書罷此其書罷脩何美之也於是脩宮未畢上以

農務方勤特敕罷之可謂有愛民之誠矣故特書而美之終綱目宮室書罷者三漢

明帝永平三年是年敬宗寶曆元年皆美辭也

六月以郭元振同三品○秋七月太平公主謀

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

去害莫若盡此可整矣

又生一內
給事禍本

義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
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中寘毒以進中書侍
郎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
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荆州長史崔日
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
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
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奸宄得志悔之何
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
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則社稷為
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
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
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及內給
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
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

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
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
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
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
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
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
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
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
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
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
枝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
集覽 僧慧範僧
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浮屠道人
慧範其名赤箭粉赤箭草部藥名研為粉而
服之味辛溫主殺鬼精物蠱毒惡氣消癰腫

通鑑綱目 卷四十二 唐玄宗開元元年 正編

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陶隱居云赤箭草亦是芝類莖赤如箭斡葉甚端根如人足又云如芋有十二子為衛有風不動無風自搖如此亦非俗所見圖經曰赤箭實似苦楝子核作五六稜中有肉如麩前奉誥上皇之命曰誥謂皇帝先前曾承此誥命湜與湜示力反與讀與預同枝黨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正誤

湜與逆謀今按此處有兩湜與字上

文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云云與字則上聲

質實

荆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王毛仲高麗人高力士高州人馮蓋曾孫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姜
岐上邽人

書法

上書公主謀逆賜死下書四人伏誅則四人為公主之黨明矣綱目書公

主反逆誅死者四漢鄂邑唐高陽太平惟安樂以韋后黨書其黨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考證

當加

宦者于高力士上○謹按凡例曰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者字註云以著刑人與政之屬夫刑人用權莫盛于唐尊為上皇以兵劫之貴為天子以父呼之甚至弑君弑后豈特與政而已或追原其自始于高力士盛於李輔國而極于劉季述皆由諸帝狎近便嬖授以國命而不可奪此非用權者之過用之以權者之過也今故推本正例自高力士至韓全誨十有餘人拜官

太宗定宦
官制可以
為法

力士用事
非特宦官
之禍奸邪
之進皆由
之

之始皆加宦者于名氏之上若張承業死則綱
目特筆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是
時唐已亡猶冠以
唐號表其忠賢云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
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
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
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
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
宦官之盛自此始范氏曰國家之敗未有不
由子孫廢祖宗之業也創業之君得之難故
其防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密後世子孫雖
有聰明才智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
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

以為奸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
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寢于國
政末流之禍蓋基于此書曰監于先王
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質實

蕭岑謂蕭至忠岑羲履
霜堅冰易坤初六爻辭

書法

呂強不書宦者賢之也漢靈帝光和
二年此其不書何唐世宦者例不書

也例不書也者不勝書也然則曷為書為
將軍譏也唐初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中宗
時亦鮮有衣緋者力士為將軍而宦官
自此盛矣書為將軍者唐世之禍始也

發明

漢竇憲之誅鄭眾實預其謀和帝寵
以封爵遂為東都不救之禍唐太平

公主之誅高力士亦出入其間玄宗畀以重任迄為唐室膏肓之疾其端甚微其禍甚大綱目詳而書之所以著唐人禍亂之本蓋自此始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哉

以張說為中書令○陸象先罷○八月以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九月以李暢為

虔州刺史

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于外上即位于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為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

官

質實

李暢贊皇人虔州注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南康

罷諸道按察使○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安民

引見京畿縣令戒

質實

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講武于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

紆柳風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

書

罪諸軍震懾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

集覽 纛音道又音毒軍中大阜旗名二儀實錄云纛阜繒為之似蚩尤之首

實 新豐縣名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驪山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郭元振魏州人新州

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

書法 書講武何譏也何譏黷武且淫刑帝兩失之矣終綱目書講武三詳漢靈

帝中平五年書大閱二詳晉成帝咸康六年皆譏也舍是無書者矣

進
以姚元之同三品

精明語
手寒心

不對除吏
任用宰相
誠得大體
然何至不
即面諭崇
而告之宦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埃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為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

唐玄宗開元元年

書

正編

官耶闢寺
乘機歛弄
此實啓之
張九齡初
見進忠言
于元之

無恥二字
爲害最大

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畧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鄴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鑿。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恥。元之納其言。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元之曰。樂布之儔也。**集覽**失溺在緣情之舉。失過擢爲尚書郎也。溺乃歷反感也。言舉人之失。在于因緣私情耳。淺中猶言狹中。淺謀也。**弱植**左傳襄三十年其君弱植。注其君

之忠弱于樹立。**延頸企踵**注見高祖武德四年。**李撝**姓名撝。吁爲反。**樂布**之儔。漢高時樂布爲梁王彭越大夫。越反。梟首洛陽。詔收視越者。輒捕之。時布使于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漢高乃拜爲都尉。**正誤**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按當以其所以失四字爲**質實**。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斥埃**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張九齡**曲江人。**新興**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新州。**樂布**梁人。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及越爲梁王。請布爲大夫。越被誅。布祠而哭之。漢高帝欲烹布。布請就烹。帝壯其義。拜爲都尉。後以功封郿侯。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于明明則其臣不能欺玄宗欲相姚崇而張說疾之既彈以趙彥昭而明皇不納亦可已矣又使姜皎曲為之說非明皇灼見其奸寧不墮其計中夫如是則羣臣何所容其欺乎書以姚元之同三品文無美詞而美固在其中矣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

書法

尊號前乎未有也自高宗武后始玄宗始清帝室治象一新而臣下猶踵前弊綱目書羣臣請譏諛也

○命中書侍郎王琚行邊

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于上曰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集覽

縱橫縱亦作從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按行謂至北邊有所按察也行音下孟反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

質實

雍州注見開元十一年京兆馬為少尹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

川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諷語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
 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
 也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
 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
 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

集覽岐王名範

質岐州名注見周顯王八年相州注見漢元
實帝建昭二年魏郡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
 二年

劉幽求罷以盧懷貞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二

